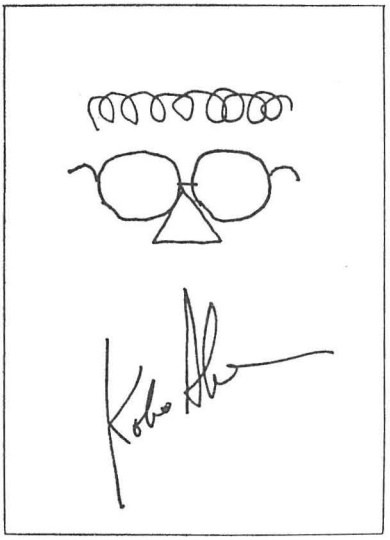
安部公房



「突然，一陣熊熊烈火般的光景，使人感到身體彷彿從脚底開始融解，但是中心部份卻不能得到完全融化，而留下一根冰棒一樣的東西。畢竟在某一點上，還是有着內容的感覺吧。獸類一樣的女人……沒有昨日，也沒有明天，……認為可以把別人，像黑板上的粉筆字那樣擦拭得乾乾淨淨的一個世界……」

（「砂丘之女」）

「我（一九二四年）生於東京，長於中國東北，但原籍則是北海道，在那兒也有過幾年的生活經驗，這就是說，我的出生地，成長地與原籍各個不同，也因此要我寫個人簡歷或自傳什麼的，總有無從下筆的感覺。我想不妨說，我是個沒有故鄉的人，說不定流動在我感情底處的那種對故鄉憎惡的感受，就是由於這種背景而來的。舉凡給『固定』賦予價值的一切事物，都使我受到創傷。」

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想做一個作家。有兩個西洋作家影響我最深，一個是杜思陀也夫斯基，一個是愛倫坡。我想許多日本作家，大概免不了還都受到他們的影響，兩人皆擅於構架故事情節，製造令人興奮的氣氛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作家的自殺率是否要比一般人高，如果肯定的話，或許我們可以從他們完成作品後的心裏感受，來尋求詮釋。一般而言，作家對作品本身，往往投注了他個人的一切。常人總是認爲，當作家完成創作之後，其心理不外乎是滿足與成就感。其實，我自己從來却沒有這種感覺，而且我也懷疑，眞有多少作家有這種感覺。相反地，我祇有更感到自己的渺小無用，感到人生不過是幌動的影子。」